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WORLD

世界金榜畅销译林

龙虎榜

女人们
(下)

2

远方出版社

世界金榜畅销译林

女 人 们

(下)

[法]菲力普·索莱尔斯

赵树立 译



有益健康的？孤独的？破碎机？重新组合机？但丁在其地狱之旅开始时所提到的那只母狼？总之，重要的是起初时那个绝对邪恶的意愿……嫉妒意愿……物质……Al-Hummama……教唆者，鼓动者……黑暗妖精……控制着世界的魔鬼的灵感……还有受操纵的小兵……在烟、火、空气、水、黑夜中运动，如圣徒奥古斯坦所说：“无耻中的愤怒，淫荡中的贪欲。”……人们只有当他们听到一种底音的叫喊、一种呼唤方能得以解脱……将歌、祷文、朗诵、圣诗带向明亮的银河……荣誉和赞扬的圆柱……永久的“颂歌”……滚动的螺旋……竖琴和诗琴……如果有人成功了，这就叫做“与治安和特赦的右派和解了”……AddexreamPatris……这个JesusPatibilis古怪的脸相，他表示说整个世界是主的恩赐……

S 被他的主题搞得着了迷……这是个在行动中的圣灵学者……由此决定了他的风格，他笑着说道……他认为物质的人和特别是精神的人，活跃在今天的生活中……还认为俯首帖耳的心理学使他们在舞台上减速……为了搞晕我，他这会儿又向我拿出了他的圣徒保罗给科林特市民《使徒书信》：“精神的人不接受上帝的圣灵的训诫：在他看来这是荒唐的，他对此一无所知。因为人们是通过圣灵（或灵感）来进行判断的。聪明人总会明白，他对一切都进行评判，而不受任何人评判。”……他说：灵感，总是为人所忘……

那么，如果人们愿意的话，文字游戏、对位抄袭、对换……犹太人对《旧约全书》作的传统解释呢？……S 将刚逝世于耶路撒冷的杰逊·斯科莱姆写的文章借给我看……他还给我讲了以下：“对《旧约全书》解释的犹太传统眼力能看透各种世界，直至 En-Sof 的秘密，看看我周围的东西。没有必要就‘在上面’或‘在下面’的东西进行投机，只（只！）应该深刻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的含义。根据一位犹太《旧约全书》解注大学者的说法，这个能改变外界形状的传统眼力认为大千世界都只不过是‘上帝的精血书写在纸上的



名字’而已”。

是啊……是啊……不如想,只要行动……

在这里。现在。真是在这里……真是现在……

我与女总统有约会。在她家,共用早点……她想要什么?……可什么也不想要……做爱,仅仅是做爱……松驰一下……她很快活……我们亲热地做爱……

“唉,您的小说怎么样了?”

“还行……似乎已成了神秘学书来,我想……”

“是吗!从哪个方面讲?”

“《圣经》方面的!”

“《圣经》方面的!为什么会这样?在今天?您对上帝感兴趣了?”

“我觉得这事很奇怪……难以解释……一言难尽?”

“但无论怎么说,您总不至于是‘教徒’了吧?”

这不是第一个人向我提了这个问题,语气中总有惊讶。还有恐惧……这里人们感觉恐慌……这里人们很怯弱……都只是口头说说而已……

“当然不是。”

“那为什么?时尚?”

“也许……为什么不是呢?时尚常常很真实……”

“回过头去信上帝,至少这没听说过!难道说知识分子中就这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吗?”

“哲学已不再是有吸力。”

“那政治呢?”

“也不行了。”

“那还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了……文艺……玄学……”



“或许是恐怖主义，您没觉着？总而言之，当今的社会不如你的期望，亲爱的。”

“谁知道？”

“您认为女人会接受这种情况？”

“不会，但如果这种现象产生了，她们会有所反映的……大概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那妇女的解放呢？”

“如果已有了一次呢？”

“不管怎么说，这比圣经上的说书要好，不是吗？我最近看了一部苏联革命引发的中亚妇女解放的影片……非常壮观……所有的女人都将她们的头巾，黑面纱，扔到火里去……想想伊朗……不能接受……话说回来，您为什么对此持怀疑态度呢？”

那么我们还谈论什么？”

“当然……连我自己也在寻思人们是否不断地由一个假上帝转向另一个假上帝……”

“可是传来上帝的声音。他所说的是那么言诚必是以使所有的压迫都是正当的……”

“压迫女人的上帝？”

“怎么不是！”

“也许……也许……这些都是含糊不清的……但怎么跟她解释上帝如她所声称的那样不存在仍可能由于必然产生的现代化而有个上帝……决不会反向变化……她永远不会接受这个上帝……也不会接受任何其他人……但我无法使她看清楚她刚刚所享受到的都是受赐于上帝直接的、间接的和专业性的介入……这很无聊……还是让我们绅士一点吧……然而这正是我刚刚竭力表述…… 273
实践的论证……”

女总统越过茶杯上方向我伸过头来说：



“告诉我，你是否加入一个组织，十年前？”

“参加过一点……外围……口头上……‘毛主义’事件？”

“可有人跟我说您介入很深，是个很‘红’的人！中国的共产党！”

“当时的无知……中国……浪漫主义……”

“可有些人对此特别在意……我觉得您很不够深思熟虑……”

“我可能签署过或写过一些左派的东西，这是真事。”

“可不！这就是别人告诉我的……故弄玄虚的人！至少我可以对您说您有不少敌人，是不是这样……而现在您的这些敌人，您这是清楚的，都是亲政府的……我听到不少对您很不利的消息，我亲爱的……认识您的话，也许这毫无意义……”

关于您的事，还有关于您那位朋友的事，就是那个先锋派作家，他叫什么来着？”

“S？”

“就是他……难以理解的人……读不懂的人……写东西不加标点的那个人……您知道吗，人们总是把你们二人的混为一谈？”

啊，约会还毕竟有点价值……不一定无回报……我做爱，但受到监视……我来去自由，这是当然的，但我需要一个支撑，我的社会地位是脆弱的……有谁会关心我？是的，是的，我看见了……米歇尔，那个左派银行家诗人……与他妻子的女朋友的一段插曲……还有与他妻子本人一段不是插曲的插曲……“男人们不负责任的制订规则，女人们制造舆论。”塞利纳说……玛丽-弗朗斯……我当时还是单身罢？或者我与德博结婚还没人知道？总之……我很讨玛丽-弗朗斯的欢心……我们常一块儿出去玩，与她丈夫、朋友们……

274 ……她是阿尔萨斯的有钱人，淡金色的头发，好挑剔，还神经质……她勾引我……记得有天晚上，在一个酒吧里，跳慢狐步舞，她的右膝盖直接顶着我的睾丸……老那么顶着……显然不是无意的……



使劲……那次我真以为她要把我的耻骨都要顶穿了……而我呢：面无表情……大错特错！年幼无知！玛丽-弗朗斯当时有个女伴……一个圆圆鼓鼓的小个子女人，褐色头发……我忘了她的名字……没忘，我想是叫马蒂娜……有一天夜里，很晚，我醉薰薰的躺在她床上……一丝不挂……我睁开一只眼睛……她在洗澡间里……一套超豪华的套间，位于福煦大街……她的骑马服扔在椅子上……我已忘了，或者说几乎是什么都记不住……她穿着睡衣回来了……刹那间我什么都看见了……我又睡着了……她躺下睡觉……这就行了！第二天，她要我带一套高保真的音响组合回家……可能是在吃晚餐时我们曾谈到了音乐，您有什么音响设备？哦，什么也没有，一台不怎么样的东西，等等。三天以后，她买了两张去开罗度周末的飞机票……金字塔！声光交错！蜜月！去伊吉斯泉！我拒绝了……她给我写过信……她约我在一家酒吧间见面……在那儿好像是巧合地遇见了米歇尔和玛丽-弗朗斯夫妇俩……做媒……结婚……告吹！玛丽弗朗斯气极了，死盯着我……她们俩个早串通好了的……她们的朋友也帮腔……我就娶一个……满足另一个……还成为其丈夫的知心朋友……我给他们关系中增加了一些稳定……而我呢，则获得多处套房！网球！跑马场！聪明的群众角色！高尔夫球场！色迷！laMamouniaàMarrakech！撒哈拉广场（大饭店）！附带还是左派！因为我以前有极左的倾向……一个极左的棒小伙儿、非常爱吹牛，极左当然会向左转……赶上前去！弄清楚！成熟起来！找到自己的责任！历史方面的责任！温和的左派……真正的左派……开放了的共产党！对角线的托洛茨基主义……进化的！计划的！社会主义了解得深刻透彻！我的上帝，我可能过着一种什么日子，其实我是自动列入右派的却又得不到右派方面的任何支持，原因自不必说的了！没有《费加罗》报的任何建议！对了，这就是女总统想要说的……我怎么会那么傻！一身正气自己还不知道！不是我道德



高尚，而是厌烦了！无先见之明！傲慢！唱了整整一个夏天的知了……我执迷不悟地随处耗费自己……当西北风吹来时……最最糟糕的是我娶了一个外国女人！她也觉得很糟糕！没有任何经济保障！还是东欧的！还特漂亮！又聪明！又不搞三角性关系！而我竟然没有归附到那个圈子里去！有偏见的、阿拉贡的、萨特的小圈子！而我仍然继续不遗余力！还总是女人！诅咒！复仇女神！我立即变成了法西斯！德里厄·拉罗舍尔！纳粹！反犹太分子！共和国的敌人！不可交往的人！宗教狂！反常的人！本质上的！好，这一切都让我十分兴奋……我满足了他们……我略为耍弄一下……可大家都开始信以为真了……这个被嘲弄的小圈子发生了彻头彻尾的变化……说我是地球上从未有过的大坏蛋……一个潜在的贝利亚……一个大权在握的希姆莱……人们不再邀请我……四十来岁……防疫线……保卫妇女！保卫女孩！保卫姐妹！保卫妯娌！保卫表姐妹！保卫姑婶！保卫祖母、外祖母！这就是不是同性恋者的下场！当社会发起火来！……绝不能得到谅解！危险！好习俗！强奸贞德的罪犯！玷污埃尔莎的人！出言辱骂博瓦尔的人！谋杀玛丽·居里的凶手！路易丝·米歇尔的刽子手！拉法耶特夫人的教唆犯！乔治·桑的教唆犯！克莱弗公主的教唆犯！塞维尼夫人的教唆犯！路易丝·拉贝的教唆犯！斯塔尔夫人的教唆犯！克里斯蒂娜·皮桑的教唆犯！罗莎·博纳尔的教唆犯！王后的秘密情人！奥地利人！预先计划好的！人们会教你们学会拒绝社会契约！卢梭！国家本身！讨厌的美国佬！南欧过来的外国佬！帝国主义者！非理性主义者！蒙昧主义者！你们会看到法兰西灵魂是怎么回事！从前是虔诚的……现在是进步的……和以前一样……所有的天主教污垢都还原为共济会一反避孕的麻醉毒品！
276 从圣体饼到药丸！象征性的袋鼠！直接的！把命运掌握在手中！永恒的无梦想的资产阶级……

一定要冷静下来。实际上，女总统正在亲切地警告我……



我在报社的处境不好……如果我理解得正确的话，这是在挖我的墙脚……

“您知道，”我对她说，“我真正感兴趣的只有文学……其他的于我来说都是不清楚的、无用的……大概的……”

“文学？哪种文学？”

我向她做了个小报告……有关 20 世纪的……尤利西斯……1922 年……认识质子事件……微粒冲击……轻率的调动工作的想法……莫利的独白……第一次使一个女人从她的月经内部起以第一人称说话的革命……即时发言的新艺术……“斑点”……现代的史诗……福克纳……最后一个塞利纳……“里戈登舞”……1960 年……二次大战后的语言……同时等着一次大战，早已开始了的大战……当着我们的面蔓延的大战……

我看出她很快就对这不再感兴趣了。那好，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旅行回来后……她的旅行……我的旅行……这次，魔鬼亲自来到我这儿。他对我说：

“1966 年 8 月第 12 天的今天，我坐在这里，穿着绛紫色的背心和黄颜色的拖鞋，没戴帽子也没带假发。”……

你认出他来了吗？劳伦斯·斯特恩。

他总是呆在那里。天气晴朗。他在写作。

小说在这里就是在这里。

你应该无拘束地把他恢复到轻浮的状态。稍微带一些诗意的虚无主义、阴郁、躲闪够多的了！天亮！太阳！老作家们的攻击使我快乐得要疯了。比如，桑蒂亚纳的《吉尔·布拉斯》一书前面所谓的声明：

“由于有不少人在阅读时总是把他们在著作中找到的有缺陷的或可笑的个性人物与现实中的事物联系起来，我对这些鬼心眼多的读者特此声明：我所做的只是对人本身生活的反映；但愿不是



我有心特有所指！愿不要有任何读者把那些符合别人和自己的章节安在自己头上，否则就会如费德鲁斯所说的，将被他人误解。Stultenudaditanimiconscientiam。凡是自以为像我所描写的肖像的人都将被人认出来，将会使别人都知道自己的思想。”你今天是否就可把这一段话放置在你的小说的卷首？

你说吧，我们正经一点，也许应该委屈一下？步枪换换肩？

把线索搅乱？使人嗅觉产生错觉？摆脱一点追随者？是否在水中走一段时间？……瞧……这本书……这个书名，别扭……为什么不换一换？……《女人们》，也太有个性了，太挑衅……也太笼统……编辑……这里毕竟不只是个女人们的问题，是不是？太多的侮辱，太多的荣誉……可怜的人……干嘛要纠缠她们……

毫无道理……尤其是她们购买这些书籍……其实，也不仅仅涉及她们，是不是？不仅仅涉及作为她们的她们……人们有可能会相信从你这方面有一个极限，一个自己的规定……

开始你怎么说来着？

世界属于女人们。

换言之属于死亡。

在这点上，大家都不说实话。

这是实话，大实话……这一点我最清楚了，我是谎言之父……我搞了这个布景使之永不会败露……使之一切都具有相反的相貌……尤其在这个问题上……但恰恰这又是“太”实在了！太过分唐突了！不正规的分析……似是而非。你不该一上来就写这些。一切都是反话。你的故事绝对不会成功的。你一味地叙述！叙述！叙述就是一切。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汇合处！受孕！当你吐出这些后，你又特别紧张。糟糕的开头！而情节呢？你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呢？那当然，这不是吗，这可以成为一个绝好的替代书名！在同一行里！印得更宽、更具雄心、更“深刻”！



世界末日为什么不呢？同时，就诺斯特拉达缪斯的预言最后加以现代化后发表所产生的效果进行巧妙的销售学投机……轻信！每五分钟诞生一个傻瓜……幻想科学纯粹地走红……人们都想知道……他们越来越感到易受伤害……在一个不确定的剧场里……一个总之随时可能着火的剧场里……或在 1998 年……或 1999 年……或 2020 年……或 3040 年……这取决于幕后最后准备工作做得如何……取决于原子的奇想，喏，在我的手中……取决于类星射电源的情绪……取决于某个炸弹专制者……取决于某个疯子……取决于偶发事件……取决于弥赛亚的来临，我都记不清楚了……或弥赛亚的返回！选择就行了……世界末日。小说针锋相对！

怎么？没有人想到回击？

寻找丢失的时光……诉讼案件……梦游者……平淡无奇的人……彻底旅行……谣传与愤怒……说不出名的……好。

世界末日？

好极了。

这是显而易见的，是全部的；这是危机与突变；这是不可避免的你可以为没有早些发现这个而感到惊讶。特别是因为这与你那绝不能向读者泄露的计划十分吻合……最后，还有关于女人的秘密、关于通过女人们透露出来并使人们不相信有一个世界，不相信需要这样一个世界的秘密的真理……还有对死亡权力的揭露……嘘！不要把这个新闻公开！好新闻！特好新闻！谨慎圣徒的福音书！

不再有世界！不再有死亡！

不再有人类！不再有宇宙！万物都不会再存在了！

叙述与你同时结束！最后一次的伟大叙述！电子！帷幕！

交替！礼炮！

或许可能：深渊的钥匙？

还或许：窑子？酒神节？入迷？



还或许：被时间泄露出的真理，向你的贝尔尼尼致敬？太长。

不：那儿就是世界末日，方方正正的，红色大写字母组成，在所有的橱窗里，就在末日之前。

你对我说：还有启示录呢？是的，那当然……如果某人直入主题核心，那非它莫属了……此外，还与我同谋……再说我一点稿费都不拿……一点儿也不公平……第二个启示录？不。一卷就够了。核查尚需时日，这当然，悬念已有点过时了，但的确在这方面下过力气。没有不正当的竞争。现代启示录？好莱坞？不。世界末日，这也许有过分的、自负的样子，但只要想象一下其在其他各卷中的作用……书的末日……对不起？什么？世界末日？一点儿都不差？仅此而已……而您呢……直奔餐盘而去。为的是不那么贵……

圣徒约翰是我们所有人的老师……对我表示吃惊？你若知道就好了！听听这个：“他把我带到精神的荒漠之中。于是我看见了一个女人，坐在一头猩红色的、全身写满了亵渎神明的题目、长着七个脑袋和十只角的怪兽身上。女人全身都是红的，披金戴银，珠光宝气：手持一只金制高脚杯，盛满了她卖淫的罪恶和污秽……她狂饮着圣徒们的血和耶稣的殉教者的血……”

“嘿！哦！”我说道。

魔鬼停了下来。我没看到它。我听得见它。它的嗓音温柔而有力……

它对我大声说：

“好！既然你坚持，那你就保留《女人们》吧！但必须告诉你！对你出这本书很不利！别指望我！别忘了我领导着新闻媒体、视听广告材料！”……

280

它不见了。

我醒过来。我打开了我的《启示录》。

“水，天使继续说，妓女生在其上的水，就是人民、人群、民族和



语言……用她自己的货币支付她卖淫的钱！加倍偿还她的罪孽！往她那盛着混杂的饮料杯中加入双倍的剂量！”

使徒激动万分！他再也不会被人们掌握了！激进的小说家……开始时，那个动词……而最终是开始这个动词的胜利……对所有的情节和路途中想象出来的“目的”的胜利……在所有的屏幕上……怪物、龙、假先知先觉……和那开在这三者尸堆上的鲜花：妓女……惟一的贯穿字母表始末的力量——您好！“我是阿尔发和欧米茄第一和最末，首尾。那些洗自己衣服的人是幸福的，他们将能支配生命之树和从城门进入城里。那些狗、巫师、魔鬼、杀人凶手、崇拜偶像的人和一切喜欢干恶事的人都被拒之门外。”

这一来城门口就挤满了人！

而且越来越多！

您为什么要写书？那个人，至少他对于答案是很清楚的……但是这让我想起了一些事情……一组在纽约的一次狂欢的镜头……我曾与一个女孩呆在厕所里，她光裸身子坐在马桶上……她刚刚使我射了精……她右手装满了我的精液……她盯着自己的手，低着头，慢慢把右手移近她的眼睛，动作像是在神秘的谵妄中……可卡因？也许。可是我再看她那张惊恐的脸竟突然变得神思恍惚，不断变化着和喜爱那白色液体，一种从未见过的脸部扭曲，正在移动到别处……就像癫痫病发作……我的精液变成为她的唾液……疯了……我害怕了，我很少这样害怕过……真的害怕了……真不希望还有这种害怕心理……希望害怕被事情的另一面全吞食掉……这个女孩属于一个不一般的组织……没有名字……小集团……廉价的娼妓，为她的女老板的嫖客服务……我当时只好给她擦拭干净，用我的手帕擦，还是在厕所里，并几乎是打她耳光把她弄醒……就在此时我看见，隐隐约约地看见……迅速地……另一个人的一个鬼脸……无意识的……她睡着……坐在厕所里沉沉地睡着……



…而且同时又模仿着一种没有时代的宗教仪式……地狱重大事件的女祭司……在今天，大城市闹市区？我把她抱到洗澡间，用水洗她的脸，又找到一间空房间，把她平放在一张床上……几乎亲遍她全身上下，喃喃私语、喘息声声、呻吟不断……我悄悄地离开了……来到明月当空的百老汇，我至今没有忘记……巴比伦……

旅行家，请您对我简略地说说您对地球的印象……行，我的天使，我处处遇见的都是些几乎不加掩饰的癫狂的人和潜在的杀人凶手的集团……瞧……调查的结尾……癫狂的人，他们是些癫狂的人，这可以肯定……到死都是……这是自己形成的……但不应相信他们就知道自己属于什么……是属于那个组织的……您希望得到一个词典中的定义？清晰的、精确的？那就是：魔鬼附身的人有如下特点，即他认为没有任何东西处在本身之外……精神不正常……观察吧……验证吧……

我进行技术核查……我力图一个个地核查……力图计算出是否都是不可救药的，什么地方都找了……一点也不确定……没有……空虚……水汽中的水汽……

他们都是悬挂着的……可卡因……用下巴轻击两眼的眉心……摆好姿势……重叠的姿势……

于是我遗憾地肯定在这种傲慢的、顽固的、粗俗的毛病的后面，总能发现，万无一失地发现那个陈旧的，如此之陈旧的和无名的女性的自负，天生的空洞洞的自我膨胀……歇斯底里只是个鸡毛蒜皮的小事，用大纱布包扎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水泡……在这一点上他们不断地在镜子里照来照去，非常自傲和互相拥抱……他们，只有他们，总是他们，老是他们……

由此就对那个想试图逃脱这次卵子事件……想试图成为一个自私的魔鬼……冷漠的魔鬼……傲慢的魔鬼的人进行对称性的控告……



我又见到贝尔纳代特在继续喋喋不休地责备我的自恋癖，同时又不断地在镜子中寻找她自己的面孔，神情既满意又不安……整个英雄业绩的纹章……

这真要把人给笑死了。只因为我不回到那场游戏中去。回到债务的所谓的互惠的帝国中去……

每当某个人在装腔作势，一成不变，不停地做同样的事，陶醉于自我满足，陶醉于自身的天真时，就张开您的双眼看一看吧。可怕极了。喜剧的。没有办法把它形容出来。是的，是她回来了，就在那儿，甚至在最受控制的人家中，一点也不会错。伟大的臆想出的野鸡在那儿，尾羽开屏，展示着自己，一秒钟都不怀疑她可能会被人瞧见而化为灰烬……伟大的不朽的雌孔雀……莱翁……

不管是否是鸡奸者，都同上所述。他们所有的人最终都会女性化，早晚而已。这是规律。

现在是只有女人……也许还可以说是女人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太有趣了，不，所有这些无稽之谈都是空对空？为一块吹鼓起来的肩巾而大肆鼓噪，义愤填膺！

人们都理解上帝的选民和宗教都以不同方式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妻妾……先知的控告……不贞……女人厌恶上帝吗？是的，在他力图不属于人类的范围之内，只不过不这样。没什么了不起先知本人的情趣，穆罕默德的情趣在哪方面已经表示出来了呢？对他是和平！……“女人，香水，祈祷……”是这个……有的只是摸不出的，非物质的……Am - msa……飞快地消失的东西……我猜想是按照从少至多的顺序……幽默并不是缺乏的……《古兰经》里就满足幽默……比如：“如果一个丈夫把他的妻子休了三次，当妻子改嫁后又遭离弃，则丈夫有权把她要回。这两个男人只要他们商量好都相信能遵守上帝的告诫就都不会有罪。”又比如：“丈夫在妻子之上。上帝是至上的和明智的。”让我们祈祷在这方面《古兰经》能继续得以



遵守！虔诚的祝愿！莎士比亚！莫里哀！驯服的泼妇！如释重负的附庸风雅的女人！

不管怎样，我能，我一定能从《古兰经》的113章，即倒数第二章，《晨曦》中得到安慰……

我从安拉、黎明之主得到庇护，
来对付真主所创造的世界的邪恶，
对付正在施虐的魔鬼的邪恶，
对付那些吹指关节的魔鬼的邪恶，
对付正在嫉妒别人嫉妒者的邪恶。

吸引我的注意力的是那个意为黎明或曙光，同时又意为“裂缝”的阿拉伯文 *falaq* 一词……上帝，裂缝的主人……吹手指关节的巫婆……作为万恶之源的嫉妒……然而，开口，应该坚持吗？不，不……让那些有耳朵的听见吧……这是我偏爱的章节……它能保护我……上帝是宽厚的和慈悲的！他不会不明白我的心……他知道一切……

我再次去纽约……这次，林恩来肯尼迪机场来接我……塞德们现在在旧金山，她明天到这里来……我去她家找她……林恩也是路过纽约，她在大学作一次有关福克纳的讲座……我准备一人出去散散步……我又来到哈得逊河上趸船上……正值冬季，天气晴朗，冷得皮肤刺痛，我跑步……我跑到没有游人的大木排的顶端……我开始叫喊……我一个人在那儿大声叫喊，吼了一刻钟……灰色平静如镜的河水轻轻地拍打着木桩……

我把林恩请过来一起吃晚饭。我们去第五街一号吃花蛤……然后去塞德家……我们没有做爱，我们听音乐……我们还是拥抱
284 一会儿……我喜欢她的褐色头发、她的双手……

第二天，我们被塞德带到了她的朋友家……桌上有可卡因和海洛因……缕缕白烟……“细线”……赛璐珞细管……他们用鼻子



吸毒……他们不在乎静脉上尽是针眼……三男二女，都是崩克……塞德身上带着高质量的大麻……产自阿富汗的大麻……阿富汗抵抗运动万岁！有人议论起那里的战争……苏联人使用的化学产品……使用生物手段……其中一个男的还念了几篇文章……下一次世界性冲突可能愉快极了……肺炭疽杆菌……胸腔炎……肉毒中毒……斑疹伤寒……各种热病……黄热病……栗色热……癩病……窒息病……通过喷雾剂十分钟内就几百万人给毒死了……通过飞机撒播汽化物质……弥漫开来的死亡……已成事实的死亡……假设的死亡……已经有人在亚洲试验过了……老挝，柬埔寨……

话题又转到了通讯……“人们在谈论鲸鱼的歌唱，其中一个男人说，但还不知其真正本质和意义。声音频率带很宽。有的频率低到人耳无法觉察到的程度。一般的歌唱长达一刻钟，最长达一个小时。有时相同的频率反复多次，有节拍，有音符。这种情形也会出现：鲸鱼唱着歌离开它们冬季水域，等它们六个月后回来时，竟能准确地从它们离去时停止的音符起重新接着唱下去。当它们返回时，它们的练习曲出现的频率最高。一群的所有成立合唱同一曲调也是很不少见……”

“老梅尔韦尔可能会对此感到十分高兴。”我说。

“梅尔韦尔？”一个女崩克问道。

“你们现在知道，”那个谈论鲸鱼的男人说，“一个病毒有多少信息单位？一万个。整整一页书。”

“这要看什么书了。”我说。

“而一个细菌呢？”他继续说，“有一百万个。要印一百页书。一个变形虫呢？四亿个，也就是八十本五百页一本的书那么厚。那么一个人呢？一百兆，也就是相当于大脑中神经元连结点的数目。这就需要两千万册书……”